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1年10月16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背後的角色

百忙中，收到一位父親的來電，有點愕然，不知道又碰上什麼麻煩。

原來他告訴我，他的小兒子成功出國了！

他說：「已經一個多月，一切順利，知道你關心我的孩子，特別告訴你！讓你也高興！」

我真的很高興，一時間忘形得手舞足蹈！

我與這個家庭工作了好長的一段時間。開始是婚姻問題，大家努力挽救。當時女兒十二歲、兒子十歲，姐弟二人合力在父母當中周旋，為他們打氣。

記得姐姐語重心長地對父母說過：「我多麼渴望可以參加你們的銀婚紀念，還要等十三年！你們會讓我等得到嗎？」

弟弟不善言談，索性用手把父母反方向的面孔轉向對方，又把他們的手拴在一起。

但是父母的婚姻越來越僵化，姐姐變得反叛、行為失控；弟弟則把自己反鎖在衣櫥內，又企圖自殺。

到父母宣布離婚時，兩個孩子都不再說話。由開始時設法補救，到最後澈底絕望！父母安排他們見我，想為他們疏導情緒。但是此時他們再也不肯信任大人，只顧低頭玩電腦，完全當我透明。

我只好嘆一口氣，對他們說：「很抱歉，我令你們太失望了，無法成功挽回父母的婚姻。你可以選擇生氣不理我，但是既然來了，也可以選擇利用這機會，向父母表達你們的立場！」

他們商量了一回，決定要給父母寫信。

跟着就各自在電腦上低頭苦幹，還以為又在敷衍我，原來電腦是互通的，他們真的一同給父母寫了一封信，令我至今不能遺忘：

不要在吵架時假裝沒有吵架，我們並不笨。

不要在我們面前說對方壞話，或者叫我們偏幫一方，這讓我們很生氣。

無論我們選擇跟哪一方生活，都不要當是個人的勝利，否則我們無法選擇。

不要說你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我們好，你們要為自己負責！

孩子的心聲，真的打動了父母，讓他們自覺慚愧。因為無論多麼明智的父母，面對婚姻破裂的千愁萬恨，都會被負面情緒蒙了眼，看不到孩子被夾在中間的為難。

但是跟着而來的法庭訴控、財產分配、撫養權的爭奪，以至每次收到對方律師信時的情緒激動，讓這一家人不斷活在水深火熱中。原以為離婚就可以一了百了，不幸的是，對他們來說，離婚不過是從一個戰場，跳入另一個戰場。

父母都不肯放棄撫養權，法官判決父母輪流回到家中照顧孩子。一週父親，一週母親，希望在家庭破裂後仍可以維持一種家的假象，但也同時讓所有離婚前沒有解決的矛盾繼續冤魂不散，甚至更惡化。

那段日子，父母常來找我，因為這種「分期家長」的安排實在不容易處理。為了避免不斷給對方發律師信，他們有爭議時就找我評理。

我們約法三章，大家界線分明，是你的一週就全歸你打理，不是你的一週就不得無端干涉，也不可越界。我這一招是從我的裝修師傅學來的，他叫那種有兩個洗臉盆同排在一起的格局為「離婚臉盆」（divorced sink），即是各洗各的，彼此不相侵犯。好在父母都不得不同意遵守這個準則，因為總比不斷上法庭為妙。

有一陣子他們也好像真的相安無事。

但是孩子畢竟不是洗臉盆，父母的情緒也不是那麼容易收放自如，這只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，讓大家制止情緒的泛濫。用在生活上的安排猶可，有關學業或孩子出現行為問題時，就只能在手機上交流。

離婚離得不澈底，往往讓孩子更難適應。女兒在出國升學前，要求與父母一起見我，她首先單獨和我討論，然後才與父母一起談。

她說：「這幾年與弟弟留守在家中，每週看着父母輪流回來照顧，實在搞笑。他們表面上互不相干，一切訊息都經由我們傳遞，但是彼此之間就更加敏感，這種戰戰兢兢的生活誰也受不了！」

父母活得不安樂，兩個孩子也一直碰碰撞撞。現在要離家了，她想好好地與父母一同反思，但是又害怕難以溝通，所以請我在旁協助。

那天弟弟沒有來，但是姐姐的話，大都與弟弟有關。她最擔心自己走後，弟弟更是孤獨難耐。

她聲淚俱下，不停提醒父母：「不要再說一切都是為了我們，你們自己好好活就成！」

最後她說：「對你們的事，我不想再生氣了，你們也不要再氣惱對方！否則弟弟就更難受！」

每次聽到孩子那肺腑之言，父母都會大為感動，承諾一定會改變。

但是婚姻失敗，給每個人都帶來難以估計的傷害，即使父母放得下，孩子也不容易接受生命中兩個最親密的人成為陌路。

最後一次見這家人，是弟弟提出的。

這次他要求增長與母親，而減少與父親相處的時間；父親認為這是受到母親的唆擺，但是他魏然同意了，避免了一場大戰爆發，小弟也第一次感到釋然。

每當我描述一些家庭舞台上的小片段，都有人會問我：後來怎樣了？

其實家庭故事都是很多小片段組合而成的，治療師不是導演，我不過是劇本中的一個小角色，陪襯在背後，讓每個家人都能夠把自己的角色發揮起來。